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几点体会

□曹文轩



安徒生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将目光落在我身上,大概除了我的文字与安徒生的文学世界心心相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那些很有质地的中国故事成全了我。9日晚间回到北京,我与等候已久的媒体见面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做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做作家也得做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的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必须这么想着。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

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视为他的写作资源。对一个中国作家而言,这个所谓的写作资源就是他的双脚站在那块土地上——生他养他的土地。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不聪明的。因为那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注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却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24小时都在生长故事——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故事,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独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这一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其中一个大故事而欣喜若狂。

但仅仅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眼睛却穿过滚滚烟云去眺望天地连接之处,眺望国家界牌之外广阔的世界。目光永远比双脚走得远,而心灵则走得更远。这个人,这个愿意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个关乎文学性命的道理,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写作的永远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则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任何想象都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如何让中国文学、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中国命题。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甚至是日本,大概不会提出这一命题的。因为它们生产出的作品,从来不愁国际市场。其中,中国就是它们最大的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是否在品质上真的是“弱”的?我深表疑问。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我们的作品没有走向世界的品质;二、缺乏向世界大力度的推广。而我以为,这两个原因固然可以作为原因,但局面如此,绝不仅仅是这两个原因。这两

个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我许多次地问过一个有点儿残酷的问题:假如《哈利·波特》不是一个叫J.K.罗琳的英国女人写的,而是中国西北某地区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写的,请问,大概可以在全球发行多少册?鉴于这种情势,我以为我们不必为能不能走向世界而焦虑。我们太为这事纠结了,顺其自然吧。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不作为,我们可以探讨走向世界的前提和方略。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你的作品应当是一部艺术品,有很高的文学性。

再有,还得考虑一个问题:一部作品怎么样才能经得起翻译?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翻译上的事情。翻译只是一种检验的方式而已。这个方式很管用,很能说明问题。在我们被五花八门的作品弄得眼花缭乱而无法确定一部作品是否是好作品的当下,我有一个朴素的观点:一部好作品经得起翻译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好作品,而经不起翻译——一旦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就黯然失色甚至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作品,很难让人承认它是好作品。一部好作品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基本品质:它在本民族的语言之下,还有一种人类通用的语言,这后一种语言是永恒的,是与时空无关的,也是与语种无关的。

面对一部作品,当你无法判断它的意义或高下时,你就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将它换成另一种语言,它将会怎样?你将会看到,一些作品因为这种转换,其花花绿绿的东西就像是涂在一张毫无风采的脸上油彩,经过雨水的冲刷,顿时流成了一个花脸,而正在迷惑之际,连这花脸也没有了,露出了那张苍白无趣的本来面目。另有一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重新叙述,也不能使它们有丝毫的改变,依旧神采奕奕。

语言之下,另有一些东西。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主题的新颖、精神的博大、经验的透彻、构思的智慧,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是结实的故事,是那些可以陶冶我们情操的无穷美感,还有其他种种非同寻常的追求。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超越了语言的东西。托尔斯泰的作品并没有因为从俄语翻译成汉语或其他语言,就使我们感到怀疑,尽管不再是俄语,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从他作品中的人物、场面、思想、情景等方面感受到经典的非凡素质。

我们要努力发现那些可以与别样文化情景中的人沟通的因素。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一是原创儿童文学在少儿阅读中所占的比例有了显著的提升。到去年,在儿童文学图书市场上,原创与引进的比例达到了1:1,而在10年前,这个比例是3:7。二是作家队伍迅速壮大。目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有263位儿童文学作家,活跃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远不止这些,越来越多的年轻作者、其他创作领域的作家加入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三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文化自信和艺术自觉不断提高,涌现出一大批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四是儿童文学走出去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曹文轩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近年来,中国作协在中宣部指导和帮助下,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在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满足少年儿童阅读需求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对广大儿童文学作家的团结和引领。去年,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了士气、长精神,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儿童文学必须抓住创作生产优秀作品的中心环节,自觉地实现“转型”,由以数量为主导转向以质量为主导。

充分发挥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对创作的引导。儿童文学委员会集中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机制,是团结作家、引导创作的有效平台。近年来,儿童文学委员会积极组织儿童文学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儿童文学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组织讨论。比如先后提出倡导阳光写作、表现“中国式”童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天职与责任、把握和迎接儿童文学发展新常态等议题,都在儿童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有效地引导了创作潮流。

第二,大力加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对青年作家的培训和扶持。积极组织儿童文学作家参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根据儿童文学的特点,我们正在探索采取住校作家的形式,支持作家深入校园、深入生活,提供文化服务,引导学生阅读。去年举办了儿童文学专题研修班,精选44位优秀中青年作家和33位专业少儿出版社的骨干编辑参加,今年还将继续举办。鲁迅文

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状况

□李敬泽



学院今年下半年也将举办专门的儿童文学作家高研班。在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中,专门设置了儿童文学类别,每年都有多个儿童文学创作选题获得扶持。

第三,充分发挥评奖作用,进一步激励和引导创作。中国作协从1986年起设立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现在已成为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的国家级文学奖。上一届2013年的儿童文学奖,我们评出了曹文轩的《丁丁当当——盲羊》和刘慈欣的《三体》,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下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将在明年也就是2017年进行,我们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关于评奖制度改革部署,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进一步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力,把最优秀的作品推荐给孩子们。

第四,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工作。儿童文学的市场越是繁荣、儿童文学的样态越是丰富多变,就越需要加强理论评论工作,激浊扬清,坚守社会价值和艺术品格。《文艺报》长期以来坚持设置每月一期的“少儿文艺专刊”和每月两期的“儿童文学评论版”。去年,中国作协创研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合作,开办了《繁荣儿童文学大家谈》专栏,产生了较大影响。创研部和儿童文学委员会还根据刘奇葆同志的批示精神,召开了儿童文学“系列化”现象和问题研讨会,开展坦诚的批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儿童文学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儿童文学在思想艺术质量、风格样式创新、结构品种等方面,还不能充分满足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可以说,“供给侧”问题也是儿童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相对于创作的活跃,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还处于滞后的状态,评论队伍、阵地平台也相对薄弱。目前,我们正在与一些大学探讨合作,采取共建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基地的方式,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动听的中国故事 才能获得国际认可

□李学谦



年的责任更加重大。总体上看,少儿出版引进大于输出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中国儿童文学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多,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很长。

作为少儿出版人,我们要进一步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导向,努力推出更多中国孩子喜闻乐见、世界儿童广泛接受的精品力作。

我们要把原创出版的着力点放在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上。中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正在进行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在给孩子们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中国人和中国儿童的命运,少儿出版界愿与儿童文学界更加紧密地携手,推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成为历史永久记忆的精品力作。

同时,要推动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在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走向世界。中国将承办2018年博洛尼亚主宾国活动,我们将以这次主宾国活动为契机,在抓好原创出版的基础上,抓好优秀儿童作品的译介工作,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的海外推广工作,力争在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舞台上,都能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

最后,不断创新丰富走出去的形式和内容。继续做好版权输出工作,拓宽版权输出渠道;加强实体书、数字产品的输出;联合我驻外文化机构、海外华人社团等力量,壮大推动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走向世界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建立海外分支机构,使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人群。

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座谈会发言摘登

我们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金波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为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而欣喜。曹文轩的获奖实现了突破,证明了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世界水准的。当然,欢喜之余,我们也应当平静深入地思考:中国儿童文学新的起点是什么?

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安徒生奖离我们有多远?在16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可以骄傲地列出一大串作家名单,我相信,他们的作品在安徒生文学奖评奖中是有竞争力的。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如何把中国的儿童文学推向世界,还没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另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经面对IBBY评委会主席提出过的疑虑:评奖中是否存在“地缘的影响”?

这几年,随着我国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推广阅读的重视,特别是国际交流的加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被世界认可。我们既要看到曹文轩获奖是水到渠成的事,又要看到新的起点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对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特别是近10年的儿童文学做一番梳理工作。我们既要借鉴外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推广的经验,又要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创作有一个清醒、通透的认识。

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有了自信心。但我们还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考虑踏上新起点,做出新成绩。

在新起点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呼唤现实主义精神,呼唤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呼唤讲究审美品位的作品。

曹文轩一再强调,他创作的源泉是生他、养他的这

片土地。我们今天的孩子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他们的喜怒哀乐,都饱含着今天社会生活的温度和姿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致观察,不断发现,深入思考和艺术地表现。这一切都要依靠作家的努力,写好“中国式的童年故事”,我们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对此,我们要记在心上、写进书里。

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需要童心。童心是纯真,是新鲜感,是好奇心,还有就是对童年的记忆和永不枯竭的体验和认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童年生活和记忆中自己的童年体验相融合,才能写出丰满的作品。我们不要跟风,不要浮躁,要深入思考,增强作品的厚重感和审美价值。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还要努力做一些扶植年轻作家的事情。本着爱护的态度,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多做栽花浇水的工作。不能一方面出版门槛低,另一方面又吝啬表扬和鼓励;也不能用外国获大奖的作品比对我们不成熟的作品。总之,要重视理论批评,从实际出发,在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两方面,多做务实的工作。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还要努力进一步做好阅读的推广工作,培养我们小读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文学的儿童”,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阅读的大力推广和构建阅读社会的理念,给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最好的机遇。如今,当务之急是我们如何给小读者提供优秀的作品,如何提高儿童的阅读质量。

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培养出优秀的读者。曹文轩的获奖证明了我们有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在培养着能够欣赏优秀作品的读者。有一位读者在获悉曹文轩获奖后,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有的书“可以帮助你快乐,曹文轩的书可以帮助你直面生活中的哀伤与挫败。你需要快乐,你也更需要成长”。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和读者。我们要提高儿童的阅读水平,要让孩子们读完了一本好书以后能动情,被感动,能激发思考,能享受审美的快乐。

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热心推广阅读的“点灯人”,还有许多热心的“故事妈妈”和推广阅读的研究机构。他们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但阅读推广绝不是简单的开列书单,而是在了解国情、教育、创作、出版等多个领域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

书有一时的好书,也有永远的好书。儿童的阅读可以读“一时的好书”,更要读“永远的好书”。阅读不能“喜新厌旧”。《草房子》300次印刷,足见这本书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推广这样的“旧”书,可以常读常新。阅读永远的好书,会有新的理解、新的发现。所以,阅读推广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发现好作品、引导阅读的工作,是有着学术深度的工作。这一工作,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更加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时间还不长,还需要积累经验,还需要规范化。

中国的儿童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珍惜这一切。我们还要发展,还要多出好作品、更好的作品。因此,我们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任重道远。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从2014